

王景泽 /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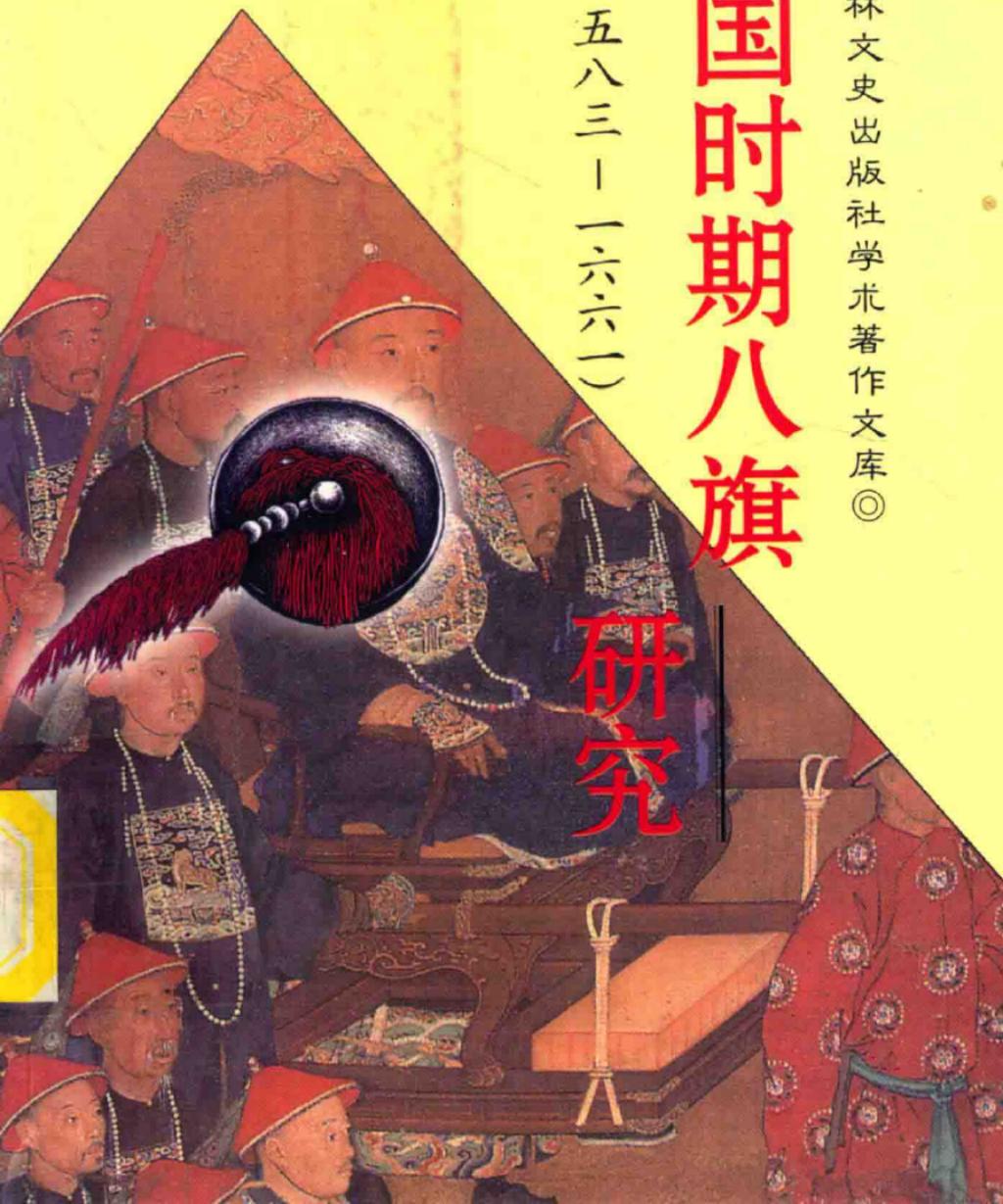
清朝

◎ 吉林文史出版社学术著作文库 ◎

# 开国时期八旗

(一五八三—一六六二)

研究



# 清朝开国时期八旗研究

一五八三——一六六一

◎ 王景泽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清朝开国时期八旗研究/王景泽著. —长春:吉林文史出版社,  
2002.8

(吉林文史出版社学术著作文库)

ISBN 7-80626-723-9

I . 清... II . 王... III . 八旗 - 研究 - 中国 - 清朝  
IV . D691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25874 号

清朝开国时期八旗研究  
一五八三——一六六一

王景泽 著

责任编辑:王尔立 张雪霜

封面设计:李岩冰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0.5 印张 250 千字  
(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)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
长春市绿园区教育工会印刷厂印刷 定价:28.00 元  
咨询电话:0431-5634144 ISBN 7-80626-723-9/G·342

## 序 言

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，中国历史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。在这些众多民族当中，走出东北山林进入中原的各族，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。鲜卑、契丹、女真、满洲诸族，他们在历史上娇艳一时。北魏、大辽、大金、大元、大清，堪与汉族王朝媲美。相比而言，东北诸族建立的政权中，满族（女真）的清（后金）王朝，当是最成功者。何出此言？兹举数端。

以小敌大、以弱击强，终取开国胜利，是历史上罕见的。从16世纪80年代到17世纪60年代，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王朝交替的重要时期。这一时期之初，明朝虽然开始走下坡路，但经过了张居正改革，国力有所回升，即使到了末路穷尽之时，仍堪称东亚大国。北方的蒙古族处于新的整合之中，漠南蒙古的内部分裂比较严重一些，然有过纵横欧亚无敌天下之辉煌历史的蒙古族，其普遍存在的剽悍骁勇的性格，使之在东亚的地位依然突出、耀眼。东北地区的女真族，历经元末以来的迁徙和变化，基本形成了海西、建州、东海三大部，其中海西女真势力较强，执女真族之牛耳。明亡后，与清朝逐鹿中原的主要有南明、大顺、大西政权。南明政权拥兵百万，且以明统的继承者号召天下。大顺、大西农民军曾所向无敌，是他们推翻了明朝的统治。在这一历史时期，以上诸雄先后活跃于东亚舞台，为我们展示出清朝开国的严峻背景。而清太祖努尔哈赤以十三副甲起兵时，兵不满百、境不逾里，建州内部部

落林立，矛盾重重。他从统一建州本部开始，继之与扈伦四部一较高下，边外枭雄纷纷落马，为实现本民族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努尔哈赤及其子皇太极又以政治、军事、经济等手段，与漠南蒙古、明朝角逐，迫使塞上健儿尽为金（清）廷御林；内外交困的明朝，经历金（清）军的不断打击，尤其是萨尔浒、松锦两次惨败，只能依恃山海关之险，清朝入主中原的道路已经铺平。及至 1644 年定鼎燕京，清朝统治者运筹帷幄，指挥着 20 万左右的各族军队，西出潼关，南渡黄淮，横扫闽粤，进击滇黔，历近 20 载，奄有广袤之内陆，创一统天下之帝国规模。这是清朝（后金）始终在四邻强敌中长期艰难斗争换来的胜利，称雄历史的辽、金、元，若与之相比，其成就亦可道哉，但要逊色许多。

清朝统治时间之长、地域之广、国基之坚，亦为历史上之佼佼者。自秦灭六国，中国历史上的“大一统”王朝，主要有秦、两汉、隋、唐、元、明、清。秦、隋国祚不永，不足与论。东汉实为借农民大起义之力再建的王朝，非西汉之余绪，故两汉应分别而论。唐朝是当时世界强国，然自“安史之乱”后，藩镇割据，将唐王朝置于名存实亡之境。元朝版图超过清朝，但他建立起对全国的统治那天起，民族矛盾、阶级矛盾、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便交相激化，从来没有过升平岁月，更没有如清朝“康乾盛世”那样的局面，不足百年，元朝即寿终正寝了。明朝统治稍长于清，经济、文化都有了长足的发展。然而，明朝是中国历史上边疆、民族政策失败的朝代之一。明政府对周边少数民族大多实行“羁縻”政策，严重削弱了其对边疆的统治，不仅不能换来边疆的稳定，反而使边疆地区长期动荡不宁。特别是北方蒙古问题，一直困扰着明廷，庞大的北疆防御体系，导致天下财赋大半耗于“九边”，却未曾阻止蒙古铁骑的蹂躏、袭扰。“内忧外患”的相互作用，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。清朝不仅统治中国近 270 年，

而且疆域规模在明之上，对边疆地区的严密控制与有效管辖，是任何朝代都无法比拟的，众所周知，兹不赘述。清朝之“康乾盛世”，不亚于唐初，甚至胜其一筹，为帝国的强盛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。从这个意义来说，北魏、辽、金、元皆难望其项背。

无须多举，以上两个方面，足以使人叹为观止了。清朝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，自然离不开历史的机遇，离不开明末女真族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，总之一句话，是多种因素造就的结果。但历史的线索清楚地表明，清朝的成功以开国的胜利为奠基；而于其开国时期，八旗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创建了满洲、蒙古、汉军八旗，成为强大的武装集团；利用八旗组织，吸纳异族成员，争取了汉、蒙等族的合作，使八旗在政治上为清朝开国做出了贡献。也就是说，没有开国的成功，就没有清朝的强盛；没有八旗，亦不会有清朝开国的成功。八旗将女真族及一部分蒙古族、汉族纳入一个统一的社会体系中，建立起了有条不紊的边疆政权统治区域内的社会秩序，最大限度地组织、动员了社会人力资源，逐步形成了远胜于明朝和蒙古的社会凝聚力，在不断地克服了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危机中，在持续的对明朝、蒙古的胜利中，清朝以八旗为依托，终于走出边疆，平定中原，实现了女真族的再次创业。

以往的学术研究中，多偏重于八旗制度的研究。澄清八旗制度的基本内容及其功能，是非常必要的。然而，对一项制度的评价，不可囿于制度本身。制度是由人制定的，只有观其于人类活动中，方见其效果。再者，一项制度的产生，自有制度制定者所欲依此达到的社会目标，目标实现与否，便是对该制度的检验。由此说明，当八旗制度的基本问题大致得到澄清之后，深入研究的突破点遂自然地转向了八旗制度之外，即李洵先生所说的“站在八旗制度之外看八旗”。对于学术界这一新的课题，研究者们

已有一定的成果积累，但以洋洋 20 余万言作专题研究者，除本著之外，不胫寡闻，尚未一睹。王景泽同志是著，系以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修改而成，我为其指导教师，捉笔题序，义不容辞，然不欲评优道短。我相信，学界同仁会有各自的公正评价。

谨为之简序。

赵毅

2002 年岁初夏于东北师大

# 目 录

引 言 /1

上 编 八旗制度研究 /6

第一章 八旗满洲 /8

一、牛 录 /8

二、固 山 /32

第二章 八旗蒙古 /52

一、蒙古投金的原因 /52

二、蒙旗建立前蒙古族投金概况 /73

三、八旗蒙古的建立 /80

第三章 八旗汉军 /90

一、汉军初建的历史条件 /90

二、八旗汉军的建立 /104

下 编 八旗在清朝开国中的作用 /132

第四章 八旗的政治作用 /138

一、权力意识的产生与统治集团的形成及其

内部斗争——太祖时代 /139

二、八旗与后金政权汉化——太宗时代 /153

三、以军事胜利为基础的政治发挥——从“养人”、

“容人”到“用人” /179

四、“征服者被征服”——世祖时代 /194

## 第五章 八旗与清初军事 /206

一、八旗的战斗力 /206

二、八旗兵的战斗精神 /219

三、八旗与清初的军事胜利 /229

四、奠定开国基业——八旗与中国内陆的统一 /246

## 第六章 八旗——多民族的共同体 /258

一、八旗内部民族融合的三个阶段 /259

二、两根情丝——“旗”与“族” /274

## 第七章 八旗与清初社会矛盾 /298

主要参考文献 /316

后记 /324

## 引 言

清代八旗制度是清史学界一个“古老”的研究课题，自1936年孟森先生发表《八旗制度考实》<sup>①</sup>以来，60余年间，专题研究及其相关的学术成就不胜枚举。陈佳华先生于1984年撰文，从八旗制度的确立、八旗蒙古、八旗汉军、入关前八旗与后金（清）政治、入关后的八旗常备兵制、八旗土地制度、新满洲等编入八旗、八旗兵丁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、八旗子弟问题等几个方面，对八旗制度研究状况进行了总结<sup>②</sup>。陈先生指出八旗研究之不足时说：

“如入关前较入关后的研究，清朝前期较后期的研究，旗制方面较有关方面的研究，旗分佐领较包衣佐领的研究等方面，无论从广度和深度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，有的至今还是空白。”

笔者赞同这些论断，并认为，关于八旗在清朝开国时期之作用的研究，尤其薄弱。

最近10余年，八旗制度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。尤其是与八旗制度有关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出现，令人瞩目，仅笔者所见，已有3部。刘小萌《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》<sup>③</sup>，该文下限到崇德元年（1636年）清朝建立，研究了明代女真族的社会形态及其向国家

① 孟 森：《明清史论著集刊》，中华书局1959年版。

② 陈佳华：《八旗制度研究述略》，《社会科学辑刊》1984年第5—6期。

③ 刘小萌：《满族的部落与国家》，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。

发展的历程，其中涉及到早期牛录固山制。定宜庄《清代八旗驻防制度研究》<sup>①</sup>，对清代八旗驻防制度作了整体考察，并指出了八旗驻防对清朝军事控制、民族融合等方面的作用。姚念慈《满族八旗制国家初探》<sup>②</sup>，该文“试图以满族国家与八旗之间的互相依赖和矛盾斗争为线索，对满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初步探讨，而不拟对八旗制本身及国家机构作全面的论述。”

此外，最近几年，笔者见到的关于八旗的专著有：杨学琛、周远廉《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》<sup>③</sup>，是书上起1583年努尔哈赤举兵，下至1983年作者止笔，考察了400年间八旗王公贵族由兴而衰，到获得新生的历史。韩国学者任桂淳《清朝八旗驻防兴衰史》<sup>④</sup>，作者重点研究了八旗驻防营制及驻防的衰落，可与定宜庄之著相得益彰。滕绍箴《清代八旗子弟》<sup>⑤</sup>，是书描述了清代八旗子弟的方方面面，也论述了清代满汉民族关系、民族相互融合的历史条件和途径。滕先生还著有《清代八旗贤官》<sup>⑥</sup>，对160余位八旗贤官的政绩进行了分类考察，并探讨了清代廉政建设措施。刘小萌《八旗子弟》<sup>⑦</sup>，该书系“区域人群文化丛书”之一，作者对自清入关至辛亥革命时期八旗社会状况进行了描述。李凤民《盛京八旗方位之谜》<sup>⑧</sup>，对清初八旗史实多有创见。

以上学术成就，很有广度和深度，已不再局限于对八旗制度本身的研究，但在八旗的作用方面，尚缺乏研究力度。有鉴于此，笔者将本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确定为清朝开国时期八旗的作用。

① 定宜庄：《清代八旗驻防制度研究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。

② 姚念慈：《满族八旗制国家初探》，燕山出版社1994年版。

③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。

④ 三联书店1993年版。

⑤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版。

⑥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。

⑦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。

⑧ 东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。

既然如此，如何界定“清朝开国”这一时间概念？其实，在学术界，至今尚无一个统一的意见。清人作《皇清开国方略》，其序称：是书“不重于继明定中原，而重于自俄朵里以至赫图阿拉，因十三甲筚路蓝缕，得盛京而定王业”，可见在作者心目中，“清朝开国”主要是指1636年清太宗皇太极建清称帝之前时期，而该书终于清朝定鼎燕京。周远廉先生著《清朝开国史研究》，将“清朝开国”定于入关前时期<sup>①</sup>。美国学者魏斐德则另有观点，他将“清朝开国”视为“洪业”，并解释说：

“清王朝的这一宏伟事业，早在1644年以前——约1618年攻克抚顺之时——就开始了，经过约2/3个世纪才宣告完成，而17世纪80年代初，康熙帝（1662—1722年在位）平定三藩及台湾郑氏政权的胜利，则是这一事业的顶峰。因此，清朝统治的巩固，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。它开始于在明朝北边的准备阶段，经过入关后对明朝旧制加以沿用和调整的试验阶段，最后造成了一种汉、满两种统治方式的精妙融合物。在这种统治方式下，满人和汉人，都不得不接受清廷握有最高权力这一现实，尽管这一权力原来不是它所拥有的”<sup>②</sup>。

显然，魏氏心目中的“清朝开国”，即是其与明朝争夺政权并取得胜利进而得以巩固的过程。这一观点值得借鉴，但不无可商榷之处。

笔者认为，对于“清朝开国”，不应当看做仅是清朝与明朝争夺最高统治权斗争的过程，而是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，几种

① “努尔哈赤、皇太极执政时期的清朝开国史，是学术界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。”《清朝开国史研究·前言》。

② 《洪业——清朝开国史》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19页。以下简称《洪业》。

政治势力角逐中国的过程，并以清朝的胜利为最终结果。因此，“清朝开国”应当包括努尔哈赤对女真族的统一阶段，这是女真（满）族参加政治角逐的前提。至于下限，我认为应定在顺治十八年（1661年）。清朝之有“开国”史，因为清朝是最后的胜利者。旋起旋灭者，国祚不远者，何言“开国”？“开国”还应当有一个标准问题。我们研究清朝开国，是将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大一统封建王朝看待的。如果将清朝开国史划分阶段的话，以清世祖第二次登基（即“定鼎燕京”）为标志而划分出两个阶段，入关前，清朝只是中国边疆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，是为入关夺取全国政权的准备阶段；定鼎燕京，尚不能说清朝已完成开国，其只是以争夺全国统治权成员之一的身份开始了新形势下的逐鹿，否则，将是对与清并存的南明、大顺、大西政权的否定。在确定完成“开国”的标准时，我们不能不考虑清朝少数民族政权的特点，在此方面，魏斐德“满人和汉人，都不得不接受清廷握有最高权力这一现实”这段话，具有启发意义。换句话说，也就是汉族人接受了清王朝的统治，即人心的向背，这一结果的标志，是清朝对明朝的彻底胜利，亦即桂王所继明统的结束。至于“三藩之乱”，并不能动摇清朝已完成了开国这样一个事实，其至多不过是对清朝刚刚完成不久的开国过程进行检验而已。三藩也好，台湾郑氏政权也罢，已无法以延明国祚相号召，更无收拾人心之效，他们最终失败的结局，难以作为清朝开国史的最后一幕。所以笔者认为，从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到清世祖顺治十八年为清朝开国时期。

本著关心的焦点，是八旗在清朝开国时期的作用。可以说，半个多世纪以来，对八旗制度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，已有相当的深度，涉猎的范围也很广泛，但大多还是围绕八旗制度本身进行讨论，专题研究清朝开国时期八旗之作用者，并不多见，且囿于某一方面，如国家形式、民族融合、社会生产方式、与清初社会矛盾

的关系，等等；或只是研究清朝开国史，而于八旗事迹不能深入阐发。这种状况，与学术界所取得的成就恐难成比例。清朝以八旗开国，自是公论，那么，八旗对清朝开国的作用，应当是我们继八旗制度研究之后的主要课题。郭沫若先生曾说：“清人入关并统治中国二百多年，的确是件奇事。”解答这一“奇事”问题，恐亦非首先从清初八旗的作用入手解剖不可。

本著的主题是研究八旗对清朝开国的作用，但在结构上，设置了上、下两编，上编仍以“八旗制度研究”为题，是基于以下思考。研究八旗对清朝开国的作用，必须以八旗制度研究为基础，本著将满、蒙、汉三种旗分建立的重点放在历史条件方面，意在为阐述八旗的作用作必要的铺垫。例如八旗汉军，如果我们仅依据对“乌真超哈”一词的诠释，或仅依据《大清会典》对汉军职掌的规定，只能解决“汉军”的定义问题。然而，如果我们追溯一下努尔哈赤进入辽东后广大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，天命十一年（1626年）大屠杀的后果，以及清太宗即位之初所面临的统治危机，便会对中国初年太宗的改革，最终导致汉军旗的编设并赢得汉官们的支持，有更透彻的认识，对八旗汉军的作用同样会认识更深刻。所以，本著上、下两编的划分，并不影响全文的整体性，更不会造成喧宾夺主，冲淡主题。

## 上编 八旗制度研究

清兴于东北。清太祖努尔哈赤首先统一女真大部，继又与明朝、蒙古相抗，东北地区遂呈三雄争霸之势。迨及清太宗皇太极朝，数次西征，逼死林丹汗，尽收漠南蒙古，三足遂折其一；迫降大凌河明军，松锦之战又歼明军主力，明在东北之大势已去，虽有吴三桂把守关门，直待清军来收。摄政王多尔衮乘明亡而入关，巧据燕京，复立世祖再演登极之礼，中国本土又呈三大势力——清、南明、农民政权并存局面。经过近 20 年的角逐，以勒死南明永历帝为标志，除台湾郑氏等势力外，清朝几奄有中华内陆和半数边疆，基业稳固，终成中国历史上又一帝国规模。纵观清朝自兴起而发展的历程，于八旗实多有赖。

八旗满洲、蒙古、汉军形成于清入关前的太祖、太宗时期。从发展线索来看，是先有了牛录之设，而后太祖创建八旗。牛录之前，建州女真内部已有了与传统意义不尽相同的穆昆、塔坦之制。从 1601 年太祖建牛录之制，到 1615 年形成八旗满洲，是牛录与穆昆并存时期。牛录制的发展与建州统治集团核心内部斗争的结果，太祖称“汗”建国的前一年，遂将已有的四穆昆析置为八固山，八旗制度由此诞生，这就是八旗满洲。

蒙古旗制产生于太祖时代。天命七年（1622 年）出现了由内附的蒙古贝勒组成的两个旗分；此后不久，隶于八旗满洲的蒙古旗分也诞生了，到天聪初年时增至两旗。天聪六年（1632 年），太宗

撤消了蒙古贝勒旗，天聪九年完成八旗蒙古建制。

八旗汉军的产生与发展历程较为曲折。天聪五年，太宗以“天命旧汉臣”为骨干，建立了一旗汉军，直到崇德二年（1637年）才在吸收永平降官的基础上，分为两旗。崇德四年又分为四旗，七年六月，以松锦之战的胜利为背景，太宗将大凌河降官收入旗，八旗汉军宣告成立。

清人金德纯写道：

八旗“每旗析三部，以从龙部落及傍小国臣顺者子孙臣民为满洲，诸漠北弓之民景化内徙者别为蒙古，而以辽人故明指挥使子孙他中朝将众来降及所掠得别隶为汉军”<sup>①</sup>。

这就意味着，八旗之中，有满洲、蒙古、汉军三种旗分，然非各自独立，而是蒙、汉之旗隶于同旗色满洲；又因满洲旗最早确立，实为八旗制之根源，蒙、汉旗制不过是借用了八旗满洲的形式。有鉴于此，笔者从八旗满洲入手，次及蒙古、汉军，对八旗制度的相关内容略加探讨，以为进一步研究之基础。

① 《旗军志》，《辽海丛书》第4册，辽沈书社1985年版，第2603页。

# 第一章 八旗满洲

研究八旗满洲，首先涉及牛录问题。牛录，是八旗的基层组织。清太祖努尔哈赤时代，随着人口增加，牛录增多，遂有建固山之举。因此，欲求八旗之源，必循牛录—固山（旗）这样一条基本线索。

## 一、牛录

### 1. 牛录的始建

作为狩猎组织形式的“牛录”，早已存在于明代女真人当中，是学术界普遍肯定的<sup>①</sup>。那么，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后，是否立即继承了这种组织形式，并将其职能扩大？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。现有资料的有限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困难，我们只能仅据所有，谨慎梳理。

在文献中，“牛录”一词最早出现于太祖起兵之次年。据《清太祖武皇帝实录》，太祖攻翁哥落城，俘鄂尔果尼、罗科，赐二人“牛

<sup>①</sup> 关于“牛录”词义，参见木川：《满洲“牛录”考释》，《社会科学辑刊》1981年第4期。笔者赞同木川先生所称牛录组织初期具有暂时性，但对其“在努尔哈赤改编‘牛录’之前，这种生产的组织早已成为氏族部落间武装冲突的军事组织”的说法，则予保留，因为除“出猎开围”，我们还无法印证这种“组织”尚存在于其它活动中。